

浙江戲劇叢刊

强者之歌（八场越剧）

曾昭弘 顾锡东 胡小孩

花落花开（六场越剧）

顾锡东

1

1980

浙江省文化局艺术研究室编

编辑说明

一、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繁荣我省戏剧创作，我们编印《浙江戏剧丛刊》，陆续发表本省创作、改编和整理的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剧本。

二、欢迎各地专业、业余文艺表演团体推广、移植演出本刊发表的剧本。

三、本刊不定期出版，暂定内部发行。稿件凡经采用者，不影响作者对稿件的再作处理和另取稿酬。

浙江省文化局艺术研究室

强 者 之 歌

——献给张志新烈士

(八场越剧)

曾昭弘 顾锡东 胡小孩

人 物 表

张志新：女，三十多岁，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

张玉藻：男，七十多岁，张志新父，退休老教师。

郝玉芝：女，六十多岁，张志新母，退休老教师。

曾 真：男，四十岁左右，张志新爱人，干部。

林 林：女，十二岁，张志新女儿。

黄 英：女，六十岁，辽宁省委某部副部长。

于 捷：女，三十岁，辽宁省级机关干部。

周红兵：女，二十七岁，辽宁省级机关干部。

金大嫂：四十五岁，公社社员。

铁 牛：金大嫂的大儿子。

铁 柱：金大嫂的小儿子。

薛寒冰：男，四十岁，辽宁省级机关“造反派”头头，
后为某办主任。

方 政：男，五十岁，公安局某处处长。

毕 亮：男，三十岁，公安局“造反派”，后为处长。

小 叶：女，二十八岁，女刑警。

盖宝儿：在押的国民党女特务。

“造反派”数人。

民警数人。

袁 欣：“四人帮”死党。（不出场）

第一场 别 亲

一九六八年除夕。傍晚。雪天。

天津张玉藻家。

〔客厅。书香门第，已见破落。书橱，火炉。橱上有
“张氏姐妹乐队”合照。墙上挂小提琴。〕

合 唱 风飒飒、雪霏霏，
海河古城盼春晖。
年年除夕人团圆，
今夜里，风雪敲窗人未归。

〔幕启：郝玉芝腰系围裙，自厨房端碗碟上。〕

郝玉芝 老张！（见无人、自语地）老头子到车站去接志新，怎么还没有回来？唉！往年过年三十，志新志勤志惠，三姐妹早该回家吃团圆饭啦！（摆碗）

（唱）年年除夕灯彩照，

爆竹声中聚老少。

三姐妹，琴弦拨开父母心，

团圆席上笑声高。

看今夕，除旧布新无鞭炮，

但愿得，一家团聚度良宵。（转身入厨）

〔张玉藻满身飞雪，慌张地上。窗外，响起“彻底砸烂黑线黑网”、“批判大毒草《战斗的青春》”口号声，由近而远。玉藻走向窗前谛听，一声长叹。

郝玉芝（从厨房走出）玉藻！志新没有接到？

张玉藻（摇摇头）嗨！

（唱）久候不见志新到，

空迎漫天大雪飘。

心乱纷纷如雪搅，

大年夜，不闻爆竹听口号。

批黑线，锣鼓敲得人心碎，

砸黑网，几家团圆在今宵？

除旧迎春春何在啊？——（从书架上抱一叠书下来）

郝玉芝你要做什么？

张玉藻（接唱）防抄家，忍将藏书火中烧！

〔敲门声。张玉藻急藏书。

郝玉芝（喜应）哎！一定是志新回来了！

张玉藻要是志勤或志惠呢？

郝玉芝不，一定是志新，我敢打赌！

张玉藻（笑）好了，好了，快去开门吧。

〔郝玉芝下。少顷，郝偕于捷匆匆上。

于捷你是张玉藻老先生？

张玉藻（愕然）哎，同志你是……

于捷我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叫于捷。

郝玉芝于同志，请坐！

于 捷 张志新呢，我有急事找她……

郝玉芝 啊，志新她没有回来呀。

于 捷 噢，她比我早一班车走，早该到啦！（见提琴）喔，不要紧。我跟志新是同观点的战友，伯父伯母，请她出来吧，（指琴）“天津张氏三姐妹乐队”，能缺了首席提琴手吗？

张玉藻 （苦笑）于同志，志新确实还没有到过家。

于 捷 啊！（想了想）她说过要到天津文艺界了解情况。我到市文化局去找找看。（一阵风出门）

郝玉芝 （追出）同志！同志！（转身进门）哎呀，真是个急性子！玉藻，怎么志新回来又……

张玉藻 回来就好，你快去烧水煮饺子吧！

郝玉芝 哎，总算盼到一个。（高兴地下）

〔张玉藻收拾桌椅，想起烧书，将书捧出。〕

张玉藻 （长叹一声）哎！

（唱） 怨一声高天滚滚乱云渡，

笑一声“灭资兴无”即焚书。

一篇篇书页曲谱火中舞，

好一似撕碎心儿掷红炉。

忆往昔奏琴欢唱迎春曲，

叹今宵满腹辛酸长歌当哭。

〔张玉藻坐在炉前烧书，他翻着一叠曲谱，陷入了深思——〕

〔张志新轻轻推门进来。见父亲，深沉的脸上浮现亲昵的微笑，对老人的挚爱使她忘却了重重心事。她轻放提袋，蹑手蹑脚走到父亲背后，双手捂紧老父的两眼。〕

张玉藻 （明明知道，却愿意享受女儿的这种温情，故意地）
谁呀？……我想你绝不是志新吧！

张志新 爹！

张玉藻 哈哈……你到底回来啦！

〔郝玉芝走出。〕

郝玉芝 志新……

张志新 妈妈！（上前拥抱）

郝玉芝 怎么？曾真、林林没有来？

张志新 到处武斗，路上不安全！

郝玉芝 是啊，看来志勤志惠也来不了啦。嗨！……左盼右盼，总算把你盼到了。

张志新 （从提袋中取两支人参）爹！妈！我带了两支东北参，一人一支！

郝玉芝 都给你爹吧，我用不着。（从抽屉取出一条红围巾）我也给你准备了新年礼物。（给志新围上）

张志新 （感激地）妈！（继续从袋中取出贝壳台灯）林林要我
把台灯也带来，说晚上好给外公外婆写信看书！

郝玉芝 （感叹地）书都要烧光了，还看什么书呵！

张志新 书，爹！刚才你在烧书？（注视老人手上的东西。再看
一看火炉，慢慢收敛了笑容迅即夺过老人手上的曲
谱。又从炉膛中抢书，丢地上踩灭火星，微嗔地）
爹，你干什么？

张玉藻 嗨！天津在“砸黑线黑网”。有通令，要横扫一切
（冷笑）“封资修”呵！

张志新 这是您当年给我写的《送参军》，难道也成了封资
修，哎！总得有个是非之分吧。

（唱）捧乐章，如捧爹爹一颗心，

《送参军》，仿佛壮歌又重闻。

忆当年，长歌送儿参军去，

琴弦上，跳动慈父爱儿心。（检书）

爹爹啊，你爱积诗书守清贫，

用先烈精神育后人。

卓娅、保尔是榜样，

高风亮节耀眼明。

焚书坑儒秦皇事，

难道说，岁月倒流入先秦！

张玉藻（感叹地）嗨！如此下去，国家不堪设想，你爹死不瞑目！大清的江山亡于慈禧，今日之中国将断送在何人之手？（泪下）

郝玉芝 好了好了。今天大家都不谈政治，好好过一个年夜！

张玉芝 对，莫谈国事！

〔三人收拾书。

〔外于捷声“张志新！——”

郝玉芝 是于同志又来了。

〔张玉藻捧书进内室。于捷上。

张志新 于捷！

于捷 哎呀，害我找得好苦！你到天津不先回家，上哪里去了？

张志新 到天津市委、文联。哎，看不完的大字报，听不完的打倒声。

于捷 志新，我要单独和你谈谈。

郝玉芝 好，那你们谈，我去煮饺子。（下）

于捷 志新，问题严重！

张志新 （一惊）哦？

于捷 （拿出一纸）你看，他们的“通令”！

张志新 （接着）“勒令张志新”！（惊讶地）他们要干什么？

于捷 你昨天刚上火车，他们就派人到处找你。

张志新 找我？

于捷 薛寒冰也亲自出马，贴出大幅标语，说什么要“彻底清算张志新的罪行”！

张志新 事实呢？

于捷 嗨！

（唱）那一日，批判大会斗黄英，

听见你，台下抽泣放悲声。

你说道，革命功臣全打倒，

主席身边剩几人？

你写出，大字报：《打倒一切是极左》，

薛寒冰，拍照片，公安局里档案存。

见通令，急奔天津来报警，

劝战友，暂且莫回沈阳城。

张志新 （沉吟地）难道是我错了？不，如果有错，我过去还只看到一个辽宁省，现在看来，全国一样，更叫人忧心忡忡呵！

（唱）借探亲，一路观察到天津，

心头更添几重云。

满眼是，红海洋掩武斗血，

满耳是，锣鼓声盖涕泪声。

处处“内战”花淌泪，

层层揪斗人惊心。

“红色台风”谁掀起？

只刮得，漫天阴霾日不明！

（自语地）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

于捷（吃惊）啊！你说谁？

张志新（仍自语似地）林彪、江青、叶群。他们今天审查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为什么不能审查审查他们自己呢！

于捷（紧张地看看窗外）志新，你不要命啦！这种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人讲啊！志新，我走了！

〔郝玉芝端饺子上。张玉藻自内室出。〕

郝玉芝于同志，在这里吃饺子！

于捷伯母！不了，我家就在天津。

张玉藻不成敬意。吃了回去吧？

于捷谢谢伯父伯母，我来是告诉志新，沈阳没有什么事，她可以在家多住些日子。二老可以劝劝她。再见！
〔志新相送至门口。〕

于捷（再低声叮咛）听话，等我回到沈阳，再写信给你报告情况。（下）

〔二老见状狐疑。〕

〔志新回来。〕

张玉藻志新，于同志来，有事？

郝玉芝（不放心地）你们都谈些什么？

张志新（笑笑）没有什么！（岔开）不管她，我们过年吧！

郝玉芝（也不愿凭添烦恼）对，喝杯团圆酒！（斟酒）

张志新（端起酒杯、忧从中来，唱）

举酒难饮不成欢，

今夜几家能团圆？

升平全图 卷十 一路来，满目疮痍不忍看，
于捷又把恶信传。

郝玉芝 （唱）往年团聚她笑成串，
今天缄口她心不欢，
莫非她将姐妹念，
心酸年夜不团圆？

张玉藻 （唱）来客与她作长谈。
眼角眉梢浮忧患。
欲问原委话又咽，
也免得，除夕之夜悲绪缠。

张志新 （唱）要给老人添欢笑。
莫使愁云锁眉端。
爹妈呀，女儿献上酒一盏，
愿二老，岁岁健康人平安。

〔门外摩托声，有人喊“张志新电报”。〕

〔三人放碗。张志新取电报入。〕

郝玉芝 志新，哪里来的电报？

张志新 辽宁催我回去参加运动。

张玉藻 （夺过电报看，一惊，颤声地）“勒令张志新”……

张志新 爹。不用操心。我……

张玉藻 爹相信你，可是眼前龙争虎斗。风云莫测……

郝玉芝 （看电报）志新，我看还是避一避吧。

张志新 爹爹、妈！你们年轻时候，不是满腔热血，参加过
“五四”运动。现在党有难、国家有难，正是我们锻炼自己，为党贡献力量的时候。我决定明天就走！

〔二老失望地颓然坐下。〕

张志新 （极力使二老高兴）爹！妈妈！每年除夕，我们姐妹

都要来一段三重奏。今天，我就作两个妹妹的全权代表吧！（取提琴）爹，我拉一段你当年为我写的《送参军》！

张玉藻 好！爹为你旧诗重吟！

〔张志新拉琴，琴声壮烈。

张玉藻 （起立，随琴声朗诵）

送女出征去，
木兰只等闲。
赤心随先烈，
壮志薄云天。

——幕徐闭

第二场 留 琴

数天后。

沈阳。省府机关宿舍。张志新家。

〔钢窗花帘。书桌台灯，墙上鲁迅手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字屏。右侧五斗橱上，置有全家合影照。墙挂提琴，右通内室，左门外，可见楼梯数级。

合 唱 忧国忧民有谁知，
忠谏翻作叛逆词。
母亲横遭围攻日，
女儿倚门盼娘时。

〔幕徐启，林林倚门盼望。

〔罗唢声中，机关“造反派”二人押满头银发的黄英

（挂牌）经过，后随周红兵。

林 林 （冲出）黄奶奶！

黄 英 （微笑）林林，好好学习。

造反派 小保皇派！走开！

周红兵 （阻止）林林，你妈妈呢？

林 林 没回来。

周红兵 林林，你妈回来给她说，等会儿我找她有事！

林 林 （点头）哎！

〔“造反派”及周红兵押黄英上楼，林林急忙进屋。

只听得楼上甩东西声，斥骂声。

〔张志新上，隔窗看林林。

林 林 （捧起桌上照片思索地）周阿姨——找妈妈？

张志新 （进门）林林！

林 林 （一惊，猛扑过来）妈妈！（呜咽）

张志新 林林，看你！妈两天没回来，怕啦？

林 林 （抹泪）不怕。妈妈，我学会洗衣服了。

张志新 （感动）好林林，那么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林 林 做算术。（一扬手）你看！

张志新 噢，算术怎么做在手上？林林，妈妈怎么对你说的？

林 林 我错啦。妈。我一定改！（搓手）

张志新 （用手绢擦林林手）还要改掉什么缺点？

林 林 改掉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

张志新 （爱抚地）嗯！

〔楼上造反派声音：“你的笔记本呢？”“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林 林 （轻声地）妈妈，他们又来抄黄奶奶的家啦！

张志新 哦！

林 林 黄奶奶身上还挂着一块大牌子。哦，妈妈，那个周阿姨说等一会要来找你呢。

张志新 哦！（思索）林林，你做功课吧。

林 林 （拉妈妈）妈妈，你帮我讲讲。

〔张志新伏案指点林林功课。

〔曾真上。

曾 真 志新！

张志新 （抬起头）曾真！

林 林 （扑上前）爸爸！

曾 真 薛寒冰要我回家跟你谈谈。

张志新 谈什么？

〔周红兵下楼来，在门外叫：“张志新！”

张志新 （开门）小周！（热情地）进来吧！

曾 真 你们谈，我去买一包香烟！

周红兵 你留在这里。

张志新 （掏钱，有意地）林林，去给爸爸买包香烟！

〔林林接钱下。

周红兵 （掏出语录本）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翻开书夹，取出纸页）张志新，叫你划清界线，揭发黄英，你却坚持错误立场，写了一份答辩书！

张志新 我如实反映自己的观点。

周红兵 薛寒冰同志看了很生气！

张志新 我为什么要使他高兴呢？

周红兵 你！可是他倒念你开始一起造反，惋惜你的笔杆子……

张志新 前提是我的这笔杆子要会转弯……

周红兵 对！不！应该说思想要转弯。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张志新（深沉地）我不能把错误说成正确；正确说成错误呵，周丽哪同志！

周红兵 我现在叫周红兵！在你转变立场以前，我拒绝你叫我“同志”！

张志新 那好！（把纸页送回去）你们的要求，我办不到！

周红兵（跳起来）你拒绝挽救！

张志新 只能做真理的俘虏，不能向错误投降！

曾真（急了）志新！

周红兵 张志新，你太猖狂了，我不能原谅你！

张志新（真诚地）我可以原谅你！

〔周红兵气极，举掌欲掴志新，被她坚毅的目光慑住，扭头出门。

〔“造反派”押黄英下楼，志新、曾真出。

〔黄英被推搡着，踉跄跌倒，大衣落地。志新拾起，为她披上。

黄英（感激地）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前途是光明的。你珍重了！

“造反派”不准串连，快走！

周红兵（猛转身）张志新！薛寒冰同志限你在半小时内转变立场，写出认罪书，揭发黄英和省委问题，否则，就刮十二级台风，同黄英一起到盘锦“现反”学习班！（怒匆匆下）

〔曾真推志新进屋，志新去拿旅行包。

曾真（诧异）你要做什么？

张志新 收拾行李，到盘锦学习班！

曾 真 你呀你呀，（夺包）你就给他们写一份吧。（强拉志新坐下）

张志新 眼前的景象，正象鲁迅说的：“惨象，已使我目不能视了……沉默呵沉默，不能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站起）你要我写什么呢？曾真！

（唱）黄英她，南北转战闯关山，

肋骨至今留敌弹，

白山黑水红血染，

我岂能，信口雌黄乱诬攀？

曾 真 （唱）不教你颠倒黑白搞诬陷，

只求你，抽象批判莫细谈。

上纲上线认个错，

糊里糊涂混过关。

张志新 （唱）岂怕个人遭危难，

有多少，老将老师压阴山。

是谁让，真理披枷又带锁？

是谁让，暴虐横行无阻拦？

我疑心，主席身边有好佞，

口蜜腹剑兴波澜。

曾 真 志新！

（唱）这些事，只可意会莫言传，

这问题，宁愿糊涂莫深钻。

有话放在心里烂，

反正是，大海航行有指南。

张志新 （唱）人民遭灾国有难，

怎能贪闲图苟安？

曾 真 （唱）莫以为，众人皆醉你独醒，

到头来，孤雁失群受凄寒。

张志新（唱）求真理，孤雁失群我甘愿，

决不做水上顺风船。

〔曾真气极，一阵胃痛，志新急倒水拿药，曾真不理，复又为志新的体贴入微所感动，只好服药。〕

曾真 志新呵！

（唱）你不念，夫妻相处十多年，

也念我，一身痛楚有病患，

你不顾，林林彤彤受孤单，

也该想，天津二老倚门盼。

〔志新震动，凝视合家照，思绪万千。〕

曾真 志新，我知道你爱这个家。好志新，为了孩子，为了天津二老，也为了我，求你就违心地给他们写一份吧。

（将她按在坐位上拿纸笔放在面前）写吧，呵！我给你打饭去！（投以乞求的目光，拿饭盒下。）

张志新（唱）一番话惹心酸，（提笔，难下）

难道我，不愿合家团圆？（沉思、转念）

良心岂能当商品，

灵魂不能作交换。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愿去盘锦战风寒。（提旅行包进内）

〔林林跑进来，把香烟丢桌上。见志新收拾行装——

林林 妈妈，出差好久吗？

张志新（疑）你怎么知道？

林林 你把夏天的衣服都带走了。好妈妈，带我一起去吧！

张志新（苦笑）你要读书呢！

林林（撒娇地）嗯！（取提琴）妈妈，你忘了提琴啦！